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滇遊日記□一

己卯（公元1639年）七月初一至初三日 抄書麓館，亦無竟日之晴。先是俞禹錫有僕還鄉，請為余帶家報。余念浮沉之身，恐家人已認為無定河邊物，若書至家中，知身猶在，又恐身反不在也，乃作書辭之。至是晚間不眠，仍作一書，擬明日寄之。初四日 送所寄家書至俞館，而俞往南城吳氏園。余將返，其童子導余同往。過南關而西，一里，從南城入其園。有池有橋，有亭在池中。主人年甚少，昆仲二人，一見即留酌亭中。

薄暮與禹錫同別。

始知二主人即吳麟征之子，新從四川父任歸者。

初五日 又絕糧。余作中寄潘蓮華，復省中吳方生，且與潘索糧。

不及待，往拜吳氏昆仲，不遇，即乘輿出龍泉門，為乾海子之游。由九龍池左循北坡西向上，一里，出寺後，南瞰峽中馬家園，即前日閃太史宴余其中者，昔為馬業，今售閃氏矣。

從此益西向上，一里，瞰其北峽，乃太保新城所環其上者，乃知其西即寶蓋山之頂，今循其南岡而上也。又迤邐上者三里，始隨南峽盤坡入。二里，路北之樹木，森鬱而上，路南之樹木，又森鬱而下，各有莊舍於其中。其北者為薛莊，其南者為馬莊，其樹皆梨柿諸果。

余夙聞馬元中有兄居此，元中囑余往游，且云：「家兄已相候久矣。」至是問主人，已歸城，莊虛無人。時日甫上午，遂從其後趨乾海子道。其處峰稍南曲，其下峽中有深澗，自西北環夾東出，水聲驟沸，即馬家園縮九隆南塢之上流也。此處騰湧澗中，外至塢口，遂伏流不見。南溢而下泛者，為馬園內池；北溢而下泛者，為九隆泉池，皆此水之伏而再出者也。

於是循潤北崖盤坡而上，一里，北折入峽。二里，稍下就澗行。其處東西崖石夾峙，水騰躍其中，路隨之而上，蓋已披寶蓋山之西麓矣。或涉水西，或涉水東，或涉水中而上。

北五里，漸西，其溪分兩道來。由其中躡嶺西北上，始望見由此而北，分峽東下者，為寶蓋之脊，又東下而為太保；由此而南，分峽東下者，為九隆南山之脊，又東下為九隆岡。

此其中垂之短支，躡之迤邐上，五里始西越其脊。下瞰脊西有峽下繞甚深，水流其中沸甚，此即沙河之上流也。其西又有山一重橫夾之，乃為南下牛角關之脊，而此脊猶東向之旁支也。循北崖西行三里餘，始西南墜墜下。下又三里餘，始抵溪之東岸。兩崖夾溪之石甚突兀，溪流逗石底而下，層疊騰湧，而蒙箐籠罩之，如玉龍踴躍於青絲步障中，《志》所謂溜鐘灘，豈即此耶？路緣東崖下，北溯溪，有小洞倚崖，西瞰溪流。入坐其間，水乳滴瀝，如貫珠下。出，復北溯溪三里，有木橋跨而西。度其西上嶺，遂與沙河上流別。

三里，登南度之脊。其脊中低，南北皆高，南即牛角關之脈，北高處為虎坡，乃從西北度脈而來者。路逆溯之，循北嶺東坡而上，又二里，從嶺北西向穿坳，是為虎坡。此坡由北衝東蒲蠻寨嶺度脊西南下，繞為北衝南峰，南向逶迤，東墜沙河之源，西環乾海子之塢，南過此嶺，稍伏而南聳牛角關。又伏而度脈，分支西北掉尾者，為蒲縹西嶺；正支東峙松子山，繞石甸東而南盡於姚關者也。

過坳西即有坑西墜，路循北坡西北行，五里西下，行峽中。溯流躡澗，三里，再逾嶺。又三里，出嶺西。始見西南下墜稍開，有西峽自北而南，與南峽合而西去，有茅數叢嵌峽底，曰鑼鼓寨。於是盤東坡北向，而轉溯西峽之上行。蓋西峽有山自北坳分支南互，環於東界之西，路由其中直披北坳而入。三里，涉北來小水，遂西盤其坳脊。二里，出坳西，其西南盤墜復下開，而路乃北向躡嶺，曲折西北，盤之而升，三里餘，登嶺頭。

蓋此嶺從虎坡北乾海子東分支西突，又西度為大寨西峰，西北橫互於大寨、瑪瑙山之間，此其東下之嶺也；其北為崇脊，其南為層墜。遙望數家倚西互橫峰下，即大寨也。於是西南盤層墜之上，二里，越岡西下，又二里，西南下至塢間。涉北來小峽，又西上半里，是為大寨。

所居皆茅，但不架欄，亦儼儼之種。俗皆勤苦墾山，五鼓輒起，昏黑乃歸，所墾皆磽瘠之地，僅種燕麥、蕎麥而已，無稻田也。余初買米裝貯，為入山之具，而顧僕竟不之攜，至是寨中俱不稻食。煮大麥為飯，強齧之而臥。

初六日 天色陰沉。飯麥。由大寨後西涉一小峽，即西上坡。半里，循西山北向而升。二里，坡東之峽，駢束如門，門以內水猶南流，而坡峽俱平，遂行峽中。

又北一里，有岐逾西山之脊，是為瑪瑙坡道。余時欲窮乾海子，從峽中直北行，徑漸翳，水漸縮。一里，峽中累累為環珠小阜，即度脈而為南互西山，此其平脊也。半里過北，即有坑北下。由坑東循大山西北行，又一里而見西墜下嵌，中圓如圍城，而底甚平，即乾海子矣。

路從東山西向，環海子之北，一里，乃趁峽下。東山即虎坡大脊之脈，有岐東向，逾脊為新開青江壩道，入郡為近。

南下半里，抵海子之北，即有泉一圓在北麓間，水淙淙由此成流出。

其東西麓間，俱有茅倚坡臨海而居，而西坡為盛。

又半里，循麓而入西麓之茅。其廬俱橫重木於前，出入皆逾之。

其人皆不解漢語，見人輒去。廬側小溪之成流者，南流海子中。

海子大可千畝，中皆蕪草青青。

下乃草土浮結而成者，亦有溪流貫其間，第不可耕藝，以其土不貯水。

行者以足撼之，數丈內俱動，牛馬之就水草者，只可在涯涘間，當其中央，駐久輒陷不能起，故居廬亦俱瀕其四圍，只墾坡布麥，而竟無就水為稻畦者。其東南有峽，乃兩山環湊而成，水從此泄，路亦從此達瑪瑙山，然不能逕海中央而渡，必由西南沿坡灣而去。於是倚西崖南行一里餘，有澄池一圓，在西崖下蕪海中，其大徑丈餘，而圓如鏡，澄瑩甚深，亦謂之龍潭。

在平蕪中而獨不為蕪翳，又何也？

又南一里，過西南隅茅舍，其廬亦多，有路西北逾山，雲通後山去，不知何所。其南轉齋間，有水從石崖下出，流為小溪東注。余初狎之，欲從蕪間涉此水，近水而蕪土交陷，四旁搖動，遂復迂陟西灣，盤石崖之上，乃倚南山東向行。一里餘，有岐自東峽上，南逾山脊，為新開道，由此而出爛泥壩者。余乃隨坡而下東峽。半里，則峽中橫木為橋，其下水淙淙，北自海子菰蒲中流出，破峽南墜。峽甚逼仄，故一木航之，此水口之最為滌結者。

度橫木東。復上坡，半里，陟其東岡，由脊上東南行。還顧海子之窩，嵌其西北；出峽之水，墜其西南；其下東南塢中，平墜甚深，中夾為箐，叢木重翳，而轟崖倒峽之聲不絕。其前則東西兩界山又伸臂交舒，辟峽南去，海子峽橋之水，屢懸崖瀉箐中，南下西轉而出羅明壩焉。於是循東山，瞰西峽，東南行一里餘，轉而南下。

一里，有路逾東嶺來，即大寨西來者，隨之西南下坡。

半里，忽一廬踞坡，西向而居，其廬雖茅蓋，而簷高牖爽，植木環之，不似大寨、海子諸茅舍。姑入而問其地，則瑪瑙山也。一主人衣冠而出，揖而肅客，則馬元康也。余夙知有瑪瑙山，以為杖履所經，亦可一寓目，而不知為馬氏之居。馬元中曾為余言其

兄之待余，余以為即九隆後之馬家莊，而不知有瑪瑙山之舍。

元康一見即諦視曰：「即徐先生耶？」問何以知之。曰：「吾弟言之。余望之久矣！」蓋元中應試省中，先以書囑元康者，乃瑪瑙山，而非九隆後之馬家莊也。

元康即為投轄，割雞為黍，見其二子。深山杳藹之中，疑無人跡，而有此知己，如遇仙矣！

下午，從廬西下坡峽中，一里轉北，下臨峽流，上多危崖，藤樹倒置，鑿崖迸石，則瑪瑙嵌其中焉。其色有白有紅，皆不甚大，僅如拳，此其蔓也。

隨之深入，間得結瓜之處，大如升，圓如球，中懸為宕，而不黏於石。宕中有水養之，其精瑩堅致，異於常蔓，此瑪瑙之上品，不可猝遇，其常積而市於人者，皆鑿蔓所得也。是山從海子峽口橋東，南環而下，此其西掉而北向處，即大寨西山之西坡也。峽口下流懸級為三瀑布，皆在深箐回崖間，雖相距咫尺，但聞其聲，而樹石擁蔽，不能見其形，況可至其處耶。坐瑪瑙崖洞間，有覆若堂皇，有深若曲房，其上皆垂於虬枝，倒交橫絡，但有氤氳之氣，已無斧鑿之痕，不知其出自人工者。元康命鑿崖工人停捶，而垂簾覓樹蛾一筐，且謂余曰：「箐中三瀑，以最北者為勝。為崖崩路絕，俱不得行。當令僕人停鑿芟道，異日乃可梯崖下瞰也。」因復上坡，至其廬前，乃指點四山，審其形勢。元康淪若命體，備極山家清供，視隔窗麥飯糲口，不謂之仙不可也。

初七日 雨。與元康為橋，中之樂。棋子出雲南，以永昌者為上，而久未見敵手。元康為此中巨擘，能以雙先讓。余遂對壘者竟日。

初八日 晨飯，欲別而雨復至。

主人復投轄布枰。下午雨霽，同其次君從廬右瞰溪。

懸樹下，一里，得古洞，乃舊鑿瑪瑙而深入者，高四五尺，闊三尺，以巨木為橋圈，支架於下，若橋樑之鞏，間尺餘，輒支架之。其入甚深，有木朽而石壓者，上透為明洞。余不入而下，仍懸樹，一里墜澗底。其奔湧之勢甚急，而掛瀑處俱在其上下峽中，各不得達，仍攀枝上。所攀之枝，皆結異形怪果，苔衣霧須，蒙茸於上。

仍二里，還廬舍。

元康更命其僕執爨前驅，令次君督率之，從向來路上。二里，抵峽口橋東岡，墜崖斬箐，鑿級而下。一里餘，憑空及底，則峽中之水，倒側下墜，兩崖緊束之，其勢甚壯，黔中白水之傾瀉，無此之深；騰陽滴水之懸注，無此之巨。勢既高遠，峽復逼仄，蕩激怒狂，非復常性，散為碎沫，倒噴滿壑，雖在數丈之上，猶霏霏珠卷霰集。滇中之瀑，當以此為第一，惜懸之九天，蔽之九淵，千百年莫之一睹，余非元康之力，雖過此無從寓目也。

返元康廬，挑燈夜酌，復為余言此中幽勝。其前峽下五里，有峽底橋；過之隨峽南出，有水簾洞；溯峽北入，即三瀑之下層。而水簾尤奇，但路闊難覓，明晨同往探之。此近勝也。

渡上江而西，有石城插天，倚雪山之東，人跡莫到，中夜聞鼓樂聲，土人謂之鬼城。此遠勝也。上江之東，瑪瑙之北，山環谷迸，中有懸崖，峰巒倒拔，石洞崿岬，是曰松坡，為其家莊。

其叔玉麓構閣青蓮，在石之阿，其人云亡，而季叔太麓今繼棲遲，一日當聯騎而往。

此中道之勝也。

余聞之，既喜此中之多奇，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，而余之得聞此奇也。地主山靈，一時濟美，中夜喜而不寐。

初九日 余晨起，欲為上江之游。元康有二騎，一往前山未歸，欲俟明日同行。余謂游不必騎，亦不必同，惟指示之功，勝於追逐。余之欲行者，正恐其同，其不欲同者，正慮其騎也。元康固留。余曰，「俟返途過此，當再為一日停。」

乃飯而下山。元康命其幼子為水簾洞導。

於是西下者五里，及峽底，始與峽口橋下下流遇。蓋歷三瀑而北迂四窠崖之下，曲而至此，乃平流也，有橋跨其上。

度橋，西北盤右嶺之嘴，為爛泥壩道。

從橋左登左坡之半，其上平行，有水一塘匯岡頭，數家倚南山而居，是為新安哨，與右嶺盤坡之道隔峽相對也。水簾洞在橋西南峽底，倚石嶺之麓，幽闊深阻，絕無人行。初隨流覓之，傍右嶺西南，行荒棘中，三里，不可得，其水漸且出峽，當前坳山之隩矣。乃復轉，迴環遍索，得之絕壁下，其去峽底橋不一里也，但無路影，深阻莫辨耳。其崖南向，前臨溪流，削壁層累而上，高數丈。其上洞門崿岬，重覆疊綴，雖不甚深，而中皆旁通側透，若飛甍復閣，簷牖相仍。有水散流於外，垂簷而下，自崖下望之，若溜之分懸，自洞中觀之，若簾之外幕，「水簾」之名，最為宛肖。

洞石皆樞柱綢繆，纓幡垂颺，雖淺而得玲瓏之致。

但旁無側路可上，必由垂簷疊之級，冒溜衝波，以施攀躋，頗為不便。若從其側架梯連棧，穿腋入洞，以睇簾之外垂，只中觀其飛灑，而不外受其淋漓，勝更倍也。崖間有懸乾虬枝，為水所淋漓者，其外皆結膚為石。

蓋石膏日久凝胎而成，即片葉絲柯，皆隨形逐影，如雪之凝，如冰之裹，小大成象，中邊不斂，此又凝雪裹冰，不能若是之勻且肖者。余於左腋洞外得一垂柯，其大拱把，其長丈餘，其中樹幹已腐，而石膚之結於外者，厚可五分，中空如巨竹之筒而無節，擊之聲甚清越。余不能全曳，斷其三尺，攜之下，並取枝葉之綢繆凝結者減其中，蓋葉薄枝細，易於損傷，而筒厚可借以相護，攜之甚便也。

水簾之西，又有一旱岩。其深亦止丈餘，而穹覆危崖之下，結體垂象，紛若贅旒，細若刻絲，攢冰鏤玉，千萼並頭，萬蕊簇穎，有大僅如掌，而筍乳糾纏，不下千百者，真刻楮雕棘之所不能及！

余心異之，欲擊取而無由，適馬郎攜斧至，借而擊之，以衣下承，得數枝。取其不損者二枝，並石樹之筒，托馬郎攜歸瑪瑙山，俟余還取之。遂仍出橋右，與馬郎別。乃循右坡西上里餘，隔溪瞰新安哨而行。大雨忽來，少憩樹下。又西里餘，盤石坡之嘴，轉而北行。蓋右坡自四窠崖頡頏西來，至此下墜，而崖石遂出，有若芙蓉，簇萼空中，有若繡屏，疊錦崖畔，不一其態。

北盤三里，又隨灣西轉，一里餘，又北盤其嘴，於是向北下峽中。蓋四窠橫互之峰，至此西墜為壑，其餘支又北轉而突於外，路下而披其隙也。二里餘，塢底有峽自東北來，遂同盤為窪而西北出。路乃挾西坡之麓，隨之西轉，其中沮洳，踔陷深泞，豈爛泥壩之名以此耶？

西北出隘一里，循東坡平行，西瞰墜壑下環，中有村廬一所，是為爛泥壩村。路從其後分為二岐：一西向下塢，循村而西北者，為上江道；一北向盤坡，轉而東北登坳者，為松坡道。余取道松坡，又直北一里，挾東坡北嘴，盤之東行。

半里，遂東北披峽而上，躡峻半里，其上峽遂平。

溯之東入，一里，峽西轉，半里，越西峽而西北上。其坡高穹陡削，一里餘，盤其東突之崖，又里餘，逾其北互之脊。由脊東北向隨坡一里，路又分岐為二：一直北隨脊平行者，橫松枝阻絕，以斷人行；一轉東入腋者，余姑隨之。一里，其坡東垂為脊，稍降而東屬崇峰。此峰高展眾山之上，自北而南，東截天半，若屏之獨插而起者，其上松羅叢密，異於他山，豈即松坡之主峰耶？脊間路復兩分：一逾脊北去，一隨脊東抵崇峰。乃傍之南下，二里，徑漸小而翳。余初隨南下者半里，見壑下盤，繞崇峰南垂而東，不知其壑從何出，知非松坡道，乃仍還至脊，北向行，東截崇峰西塢。二里，塢北墜峽西下，路從崇峰之西北崖行，盤其灣，越突坡，三里餘，西北下峽中。其下甚峻，而路荒徑窄，疑非通道。下二里，有三四人倚北坡而樵，呼訊之，始知去松坡不遠，乃西轉而就峽平行。里餘，出峽口，其西壑稍開，崇岡散為環阜，見有參差離立之勢。又西下里餘，有村廬當中窩而居，村中巨廬，楊氏在北，馬氏在南，乃南趨之。一翁方巾藜杖出迎，為馬太麓；元康長郎先已經此，為言及。翁訝元康不同來，余為道前意。翁方淪

茗，而山兩大至。俟其霽，下午，乃東躡坡上青蓮閣。閣不大，在石崖之下，玉麓先生所棲真處。太麓於是日初招一僧止其中，余甫至，太麓即攜酒授餐，遂不及覽崖間諸勝。

太麓年高有道氣。

二子：長讀書郡城，次隨侍山中，

為余言：其處多巖洞，亦有可深入者二三處，但路未開闢，當披荆入之。地當山之翠微，深崖墜壑，尚在其下，不覺其為幽闊；亂峰小岫，初環於上，不覺其為孤高。

蓋崇山西北之支，分為雙臂，中環此窩，南夾為門，水從中出，而高黎貢山又外障之，真棲遁勝地，買山而隱，無過於此。惟峽中無田，米從麓上尚數里也。

初□日 晨起，霽色可挹。遂由閣東竹塢，繞石崖之左，登其上。其崖高五六丈，大四丈，一石擎空，四面壁立，而南突為岩，其下嵌入，崖頂平展如台。岡脊從北來環其後，斷而復起，其斷處亦環為峽，繞崖左右，而流泉瀦之。種竹峽中，嵐翠掩映，道從之登。昔玉麓構殿三楹在頂，塑佛未竟，止有空梁落燕泥也。

已復下青蓮閣，從閣側南透崖下，其岩忽繡雲罨幕，亭亭上覆，而下臨復甃然無地。轉其西，岩亦如之，第引水環流其前，而斷北通之隘，致下岩與上台分為兩截。余謂不若通北隘，斷東路，使青蓮閣中道，由前岩之下從西北轉達於後峽，仍自後峽上崖台，庶漸入佳境，不分兩岐也。

既而太麓翁策杖攜晨餐至。餐畢，余以天色漸霽，急於為石城游。太麓留探松坡石洞，余以歸途期之。太麓曰：「今日抵江邊已晚，不必渡，可覓土官早龍江家投宿。彼自為登山指南。不然，其地皆莽蕪，無可通語者。」余識之，遂行。

乃西南下，至其廬側，遂渡塢中南出之水，其西一里，上循西坡北向行。一里，轉而披其西峽，半里，逾脊西下。一里，下至壑中，其處忽盤窩夾谷，自東北而透西南之門。路循其南坡西行，一里，涉峽中小水，同透門出，乃西南隨坡下。

三里，復盤坡西轉，望見南塢中開，下始有田，有路從東南來合，即爛泥壩北來道也。坡西南麓，有數家倚坡南向，是為某某。仍下坡一里，從村左度小橋。是坡左右俱有小水從北峽來，而村懸其中。又西北開一峽，其水較大，亦東來合之，會同南去，當亦與松坡水同出羅明者。

由是望其西北而趨，一里，逾坡入之。

又渡一東北來小水，即循北坡溯澗西北行。

二里西下，渡塢中澗，復西北上澗西之山。又隨其支峽入，二里，再上盤西突之坡。坡西有壑中盤，由壑之北崖半里，環陟其西脊，約三里，由脊西南下。半里，平行枯峽中，一里，有枯峽自北來合，橫陟之，循北嶺之坡西行。一里，其處峽分四岐：余來者自東，又一峽自北，又一峽自南，雖皆中枯，皆水所從來者；又一峽向西，則諸流所由下注之口。路當從西峽北坡上行，余見北來峽底有路人，遂溯之。二里，其中復環為一壑，聞水聲淙淙，數家倚西坡而居，是為打郎。入詢居人，始知上江路在外峽之西，壑東北亦有路逾嶺，此亦通府之道，獨西北乃山之環脊，無通途也。乃隨西山之半南向出，二里，盤西山之南嘴而西，其前有路自峽底來合，則東來正道也。於是倚北崖西行西峽之上，峽南盤壑屢開，而水仍西注；峽北西垂漸下，石骨迸出。行二里，時上午暑甚，余擇蔭臥石半晌，乃西北下坡。半里，有澗自東來，其水淙淙成流，越之，仍倚北坡西北行。二里，飯於坡間。又西北二里，越岡西下，其間坑塹旁午，陂陀間錯，木樹森羅。二里，路岐為兩，一西南，一西北。余未知所從，從西北者。已而後一人至，曰：「西南為猛賴渡江徑道，此西北道乃曲而從猛淋者。」余欲轉，其人曰：「既來一里，不必轉，即從猛淋往可也。」乃西北隨峽稍下。

二里餘，有聚落倚南坡，臨北壑，是為猛淋。

此乃打郎西山，南下西轉，掉尾而北，環為此壑。其壑北向頗豁，遙望有巨山在北，橫互西下，此北衝後山，夾溪西行，而盡於猛賴溪北王尚書寨嶺者也。壑中水當北下北衝西溪。

其人指余從猛淋村後西南逾嶺行。

一里，陟嶺頭，逾而南下，遂失路。下一里，其路自西來合，遂稍東下，度一小橋，乃轉西南越坡。二里，則坡南大澗自東而西向注，有路亦自澗北西來，其路則沿坡而上，余所由路則墜崖而下，於是合而西向。半里，沿溪半線路行。其崖峭石凌空，下臨絕壑，其下奔流破峽，倒影無地，而路緣其間，嵌壁而行。西南半里，稍下離崖足，回眺北崖上插，猶如層城疊障也。又西二里餘，從崖足盤西南突嘴，半里，始見上江南塢，其峽大開，中嵌為平疇，只見峽底而不見江流。有溪自西山東南橫界平疇中，直抵東山之麓，而余所循之溪，亦西南注之。峽口波光，四圍蕩漾，其處不審即峽溪所匯，抑上江之曲。余又疑東南橫界之流即為上江，然其勢甚小，不足以當之。方疑而未定，逾突嘴而西，又半里，轉而北，隨北峽下一里，從北峽西轉，始見上江北塢，雖平疇較小於南塢，而北來江流盤折其中，東峽又有溪西向入之。其南流雖大，而江流循東山之麓，為東山虧蔽，惟當峽口僅露一斑，不若此之全體俱現也。又西向者一里，有□餘家倚南山北向而居，其前即東峽所出溪西南環之。問上江渡何在，村人指在其西北。問早土官何在，在其西南二里。乃北渡其溪。溪水頗大，而其上無橋，僅橫一木，平於水面，兩接而渡之，而木為水激，撼搖不定，而水時踴躍其上。

雖跣足而涉，而足下不能自主，危甚。於是上西坡，南向隨流。行膝間，一里，稍折而西南，又一里，入早氏之廬，已暮。始在其外室，甚陋，既乃延入中堂，主人始出揖，猶以紅布纏首者。訊余所從來，余以馬氏對。曰：「元康與我厚，何不以一柬相示？」余出元康詩示之，其人乃去纏首，易巾服而出，再揖，遂具晚餐，而臥其中堂。

此地為猛賴，乃上江東岸之中，其脈由北衝西溪北界之山，西突為王尚書營者，下墜塢中為平疇，南衍至此；上江之流西瀦之，北衝西溪東夾之，而當其交會之中；溪南即所下之嶺，自猛淋南夾溪南下，峙為下流之龍砂，而王尚書營嶺即其本支，而又為上流之虎砂也。上江之東，尚稱為「寨」，江以西是為□五喧，而早龍江乃居中而轄之者。

□一日 晨起，早龍江具飯，且言：「江外土人，質野不馴，見人輒避。君欲游石城，其山在西北崇峽之上，路由蠻邊入。蠻邊亦余所轄，當奉一檄，令其火頭供應除道，撥寨夫引至其處，不然，一時無棲托之所也。」余謝之。龍江復引余出廬前曠處，指點而言曰：「東北一峰特聳，西臨江左者，為王尚書駐營之峰。

西北重峽之下，一岡東突江右者，是為蠻邊，昔麓川叛酋思任踞為巢。

其後重岸上，是為石城，思酋恃以為險，與王尚書夾江相拒者也。此地昔為戰場，為賊窟。今藉天子威靈，民安地靜，物產豐盈，盛於他所。他處方苦旱，而此地之雨不絕；他處甫插蒔，而此中之新谷已登，他處多盜賊，而此中夜不閉戶。敢謂窮邊非樂土乎！第無高人至此，而今得之，豈非山川之幸！」余謝不敢當。時新谷、新花，一時並出，而晚稻香風，盈川被隴，真邊境之休風，而或指以為瘴，亦此地之常耳。

既飯。龍江欲侍行，余固辭之，期返途再晤，乃以其檄往。出門，即溯江東岸北行。二里，時渡舟在西岸，余坐東涯樹下待之，半晌東來，乃受之。溯流稍北，又受駝騎，此自北衝西來者。

渡舟為龍江之弟龍川所管，只駝騎各界之錢，而罄身之渡，無畀錢者。時龍川居江岸，西與蠻邊之路隔一東下小溪。渡夫謂余，自蠻邊回，必向溪南一晤龍川。余許之。乃從小溪北岸登涯，即西北行，於是涉上江之西矣。此□五喧之中也，循西山北二日為崩戛，南二日為八灣。

昔時造橋，西逾山心，出壺瓶口，至騰陽道，尚在其南下流二□里。其天生石崖可就為橋址者，又在其下。

西北三里，有溪自西峽出，北渡之。半里，有聚落倚坡東向羅列，是為蠻邊。 覓火頭不見。其妻持檄覓一僧讀之，延余坐竹

欄上而具餐焉。

其僧即石城下層中台寺僧，結庵中台之上，各喧土人俱信服之，今為取木延匠，將開建大寺。此僧甫下山，與各喧火頭議開建之事，言庵中無人，勸余姑停此，候其明日歸，方可由庵覓石城也。余從之，坐欄上作紀。下午浴於澗。復登欄，觀火頭家烹小豚祭先。令一人從外望，一人從內呼。問：「可來？」曰：「來了。」如是者數□次。以布曳路間，度入龕而酌之飯之，勸亦如生人。薄暮，其子以酒肉來獻，乃火酒也。酌於欄上，風雨忽來，雖欄無所蔽，而川中蘊熱，即就欄而臥，不暇移就其室也。

□二日 火頭具飯，延一舊土官同餐。其人九□七歲矣，以年高，後改於早龍江者。喧中人皆言，其人質直而不害人，為土官最久，曾不作一風波，有饋之者，千錢之外輒不受。當道屢物色之，終莫得其過跡。喧人感念之，共宰一牛，賣為贍老之資。既飯，以一人引余往中台寺。余欲其人竟引探石城，不必由中台。其人言：「喧中人俱不識石城路，惟中台僧能識之；且路必由中台往，無他道也。」余不信，復還。遍征之喧中，其言合，遂與同向中台。

由村北溯溪西向入，二里，過上蠻邊，漸入峽。又西一里餘，涉一水溝，逐臨南澗倚北坡而行。又里餘，則北坡稍開，有岐北去。又西逾坡，過一水塘，北下峽中。共二里，有溪自北峽來，架木為橋，西度之。橋之南，又有溪自南峽西來，與橋水合進，而出於蠻邊南大溪者。既度橋西，即北向上坡。其坡峻甚，且泞甚，陷淖不能舉足，因其中林木深悶，牛畜蹂踐，遂成淖土，攀陟甚難。

二里，就小徑行叢木中。

三里，復與大路合，峻與泞愈甚。又北上一里，折而西南上峽中。一里，南逾其岡，則中台東下之脊也，始見有茅庵當西崖之下，其崖轟然壁立於後，上參霄漢，其上蓋即石城云。

乃入庵。

庵東向，乃覆茅為之者，其前積木甚巨，一匠工斲之為殿材。昨所晤老僧。已先至，即為余具飯。余告以欲登石城，僧曰：「必俟明日，今已無及矣。此路惟僧能導之，即喧中人亦不能知也。」余始信喧人之言不謬，遂停其茅中。此寺雖稱中台，實登山第一坪也。石城之頂，橫峙於後者，為第二層。其後又環一峽，又轟而上，即雪山大脊之東突，是為第三重。

自第一坪而上，皆危嶂深木，蒙翳懸阻，曾無人跡。惟此老僧昔嘗同一徒，持斧秉炬，探歷四五日，於上二層各斲木數□株，相基卜址，欲結茅於上，以去人境太遠，乃還棲下層。今喧人歸依，漸有展拓矣。

□三日 僧滄海具飯，即執爨前驅。余與顧僕亦曳杖從之。從坪岡右腋僕樹上，度而入。過樹，沿西崖石腳，南向披叢棘，頭不戴天，足不踐地，如蛇游伏莽，猱過斷枝，惟隨老僧，僧攀亦攀，僧掛亦掛，僧匍匐亦匍匐。二里，過崇崖之下。又南越一岡，又東南下涉一筓，共里餘，乃南上坡，踐積茅而橫陟之。其茅倒者厚尺餘，豎者高丈餘，亦仰不辨天，俯不辨地。又里餘，出南岡之上。此岡下臨南峽，東向垂支而下，有微徑自南峽之底，西向循岡而上，於是始得路。隨之上躡，其上甚峻，蓋石城屏立，此其東南之跌，南峽又環其外，惟一線懸崖峽之間。遂從攀躋西向上者五里，乃折而北上。一里，西北陟坎坷之石，半里，抵石城南垂之足。乃知此山非環轉之城，其山則從其後雪山之脊，東度南折，中兜一峽，南嵌而下，至此南垂之足，乃峽中之門也。其崖則從南折之脊，橫列一屏，特聳而上，至此南垂之足，則承跌之座也。峽則圍三缺一，屏則界一為二，皆不可謂之城。然峽之杳渺障於內，屏之突兀臨於外，此南垂屏峽之交，正如黃河、華岳，湊扼潼關，不可不謂險之極也。從南垂足，盤其東麓而北，為崖前壁，正臨台庵而上。壁間有洞，亦東向，嵌高深間，登之縹緲雲端，憑臨瓊閣，所少者石髓無停穴耳。盤其西麓而北，為崖後壁，正環墜峽之東。削壘上壓，淵壑下蟠，萬木森空，藤蘚交擁，幽峭之甚。循崖北行一里，路分為二：一東北上，為躡崖頂者；一西北，為盤峽坳者。乃先從峽。半里，涉其底，底亦甚平，森木皆浮空結翠，絲日不容下墜。當其中有木龍焉，乃一巨樹也。其下體形扁，縱三尺，橫尺五。自地而上，高二尺五寸，即半摧半茂。摧者在西北，止存下節；茂者在東南，聳於而起。其乾正圓，圍如下體之半，而高不啻□餘丈。

其所存下節並附之，其圓亦如聳乾，得下體之半，而其中皆空，外膚之圍抱而附於聳乾者，其厚止寸餘，中環空腹如桶，而水盈焉。桶中之水，深二尺餘，蓋下將及於地，而上低於外膚之邊者，一寸有五，其水不甚清，想即樹之瀝也。

中有蝌蚪躍跳，杓而乾之則不見。

然底無旁穴，不旋踵而水仍滿，亦不見所自來，及滿至膚邊下寸五，輒止不溢。若有所限之者，此又何耶？樹之北，有平岡自西而東，屬於石崖之峰。即度岡之北，有窪匯水，為馬鹿潭，言馬鹿所棲飲者。窪之北，則兩岸對束如門，潭水所從泄也。循岡西上半里，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，巨木交枕，雲日披空，即老僧昔來所砍而欲卜之為基者，寄宿之茅，尚在其側。由此西上，可登上台，而路愈蔽，乃返由前岐東北躡岸，半里而凌其上。南瞰下台之龕庵，如井底寸人豆馬，蠕蠕下動。此庵遂成一畫幅，其頂正如堵牆，南北雖遙而闊皆丈餘，上下雖懸而址皆直立。

由其上東瞰上江如一線，而東界極北之曹澗，極南之牛角關，可一睫而盡；惟西界之南北，為本支所掩，不能盡崩戛、八灣之境也；西眺雪山大脊，可以平揖而問，第深峽中嵌，不能竟陟耳。乃以老僧飯踞崖脊而餐之，仍由舊徑下趨中台庵。未至而雨，為密樹所翳不覺也。既至而大雨。

僧復具飯。下午雨止，遂別僧下山，宿於蠻邊火頭家，以燒魚供火酒而臥。

□四日 從蠻邊飯而行。

仍從舊路東南一里，宜東下，誤循大路倚西山南行。

二里，望渡處已在東北，乃轉一里，得東下之路，遂涉坑從田塍東行。一里，至早龍川家，即龍江之弟，分居於此，以主此渡者。時渡舟尚在江東岸，龍川迎坐以待之，其妻女即織紵於旁。出火酒糟生肉以供。余但飲酒而已，不能啖生也。雨忽作忽止，上午舟乃西過。又候舟人飯，當午乃發，雨大作。同渡者言，猛賴東溪水暴漲，橫木沉水底，不能著足；徒涉之，水且及胸，過之甚難。余初以路資空乏，擬仍宿早龍江家，一日而至松坡，二日而至瑪瑙山，皆可無煩杖頭，即取所寄水簾石樹歸。今聞此，知溪既難涉，且由溪北岸溯流而入，由北衝逾嶺，既免徒涉之險，更得分流之脊，於道里雖稍遠，況今日尚可達至瓦，則兩日即抵郡，其行反速也。遂從渡口東向截塢望峽入，先由塢東行田塍間。一里，路為草擁，草為雨偃，幾無從覓。幸一同渡者見余從此，亦來同行，令之前驅。半里，遂及峽口，循峽北突峰南麓東向入，溪沸於下，甚洶湧。五里，峽自北來，有村在東山下，曰猛岡。路挾西山北轉上坡。五里，遂東盤東峰之南椒。又東□里，有峽自東南來，想即猛淋所從來之小徑也。於是折而北上山坳，二里，聞犬聲。又里餘。山環谷合，中得一坪，四五家倚之南向而居，日歪瓦，遂止而宿。

□五日 味爽而炊，平明，飯而行。雨色霏霏，南陟東坡一里，稍北下三里餘，不得路。乃西向攀茅躡坡，二里，登嶺，乃得南來之路。又稍北，循崖曲復東向行。八里，有峽自東來，而大溪則自北峽來受，其回曲處藤木叢蔽，惟見水勢騰躍於下。路仍北轉溯之，遂從深箐中行。又二里稍下，漸下溪逼。又北五里，峽復轉東，路乃東，溯之。屢降而與溪會，一路皆從溪右深管仄崖間，東北溯流行□五里，有一溪自北峽出，而下有田緣之，漸出箐矣。又東五里，其下田遂連畦夾溪。又東五里，又有水自西北峽來，溪源遂岐為兩，有橋度其北來者，仍溯其東來者。其下田愈辟，路始無箐木之翳。又東五里，北界之山，中環為坪，而土官居之；南界之峽，平拓為田，而村落繞之，此即所謂北衝也。又東五里，山箐複合，是為箐口。時才下午，而前無旅店，遂止。是夕為中元，去歲在石屏，其俗猶知祭先，而此則寂然矣。

□六日 平明飯。由箐口東稍下入峽，二里，有澗自東北來，越之。其大溪則自峽中東來，猶在路之南。路從兩澗中支中東上，已復北倚中支，南臨大溪，且上且平。七里稍下，又一里，下及溪，瀕溪溯水而行。又里餘，有木橋跨溪，遂度其南岸，倚南崖東向行。

又里餘，復度橋，行溪北岸。

由是兩崖夾澗，澗之上屢有橋左右跨，或度橋南，或度橋北，俱濳澗倚坡，且上且折。

又連度六橋，共七里，水分兩派來，一東南，一東北，俱成懸流，橋不復能施，遂從中坡躡峻，盤垂磴而上。曲折八里，岡脊稍平，有廬三楹橫於岡上，曰茶庵，土人又呼為蒲蠻寨，而實無寨也。

有一道流淪茗於中。

余知前路無居廬，乃出飯就之而啖。又北上，始臨北坑，後臨南坑，始披峽涉水，後躡磴盤脊，□里，乃東登嶺坳。既至嶺頭，雨勢滂沱，隨流南下，若騎玉龍而攬滄海者。南下三里，雨忽中止，雲霾遙滌。又二里，遂隨西峽下，墜峽穿箐，路既葺茸，雨復連綿。又五里，從箐底踏波隨流出。又南五里，稍東，逾一東障西突之坡。從其南墜坡直下者三里，復隨峽倚東障之支南向行，其西中壑稍開，流漸成溪。

二里，雨益大，沾體塗足，足滑不能定，上險涉流，隨起隨僕。如是者三四里，頭目既傷，四肢受病，一時無可如何。

雨少止，又東南五里，塢稍東曲，乃截塢而度一橋。橋下水雖洶湧渾濁，其勢猶未大，僅橫木而度。至是從溪西隨西山行，溪逼東障山去。復逾坡墜箐向東南下，五里，又東南盤一坡，下涉一箐。又五里，轉坡南，腋間得臥佛寺，已暮。急入其廚，索火炙衣，炊湯啖所存攜飯，深夜而臥其北樓。

□七日 晨起絕糧。計此地去郡不過三□餘里，與前東自小寨歸相似，遂空腹行。仍再上岩殿，再下池軒，一憑眺之。東南里許，過一小室，始有二家當路，是為稅司。又南八里，過龍王塘峽，皆倚西山行。

又東南五里，過邇義村，村西有路逾嶺，為清江壩、打郎道。又南二□里，至郡城北通華門外，即隨城北澗西上。二里入仁壽門，由新城街一里餘，過法明寺前，西抵劉館。余初擬至乾海子一宿即還，至是又□三日矣。館前老嫗以潘蓮華所留折儀、並會真陶道所饋點界余，且謂閔知願使人以書儀數次來候。蓋知願往先塋，恐余東返，即留使相待也。下午安仁來，俞禹錫同閃來，抵暮乃別。

□八日 余臥未起，馬元真同其從兄來候。

余訝其早。

曰：「即在北鄰，而久不知。昨暮禹錫言，始知之。且知與老父約，而不從松坡返，能不使老父盼望耶？」余始知為太麓乃郎。太麓雖言其長子讀書城中，而不知即與劉館並也。禹錫邀飯，出其岳閃太翁降乩語相示，錄之，暮乃返。閃知願使以知願書儀並所留東札來，且為余作書與楊雲州。

□九日 閃太史手書候敘，既午乃赴之。留款西書舍小亭間，出董太史一卷一冊相示，書畫皆佳，又出大理蒼石屏置座間。另覓鮮雞羹滷湯以佐飯。深夜乃歸館。知安仁所候閃《序》已得，安仁將反命麗江矣。

二□日 作書並翠生杯，托安仁師齋送麗江木公。

二□一日 命顧僕往瑪瑙山取石樹，且以失約謝馬元康。

二□二日 雨，禹錫同閃太史來寓，坐竟日，貰移酒移肴，為聯句之飲。

二□三日 早，馬元真邀飯。以顧奴往瑪瑙山，禹錫知余無人具餐，故令元真邀余也。先是自清水關遇雨，受寒受跌，且受饑，連日體甚不安，欲以汗發之。

方赴市取藥，而禹錫知余僕未歸，再來邀余，乃置藥而赴之，遂痛飲。入夜，元真輩先去，余竟臥禹錫齋。禹錫攜袱被連榻，且以新綿被覆余，被褥俱麗甚。余以醉後覺蒸蒸有汗意，引被蒙面，汗出如雨，明日遂霍然，信乎挾纊之勝於藥石也。

二□四日 還寓。

夜深而顧奴返。

以馬元康見余不返，親往松坡詢蹤跡，故留待三日而後歸也。

二□五日 閃太史以所作長歌贈，更饋以贍。其歌甚暢，而字畫遒勁有法，真可與石齋贈余七言歌並鑄為合璧。

已而俞禹錫又使人來邀移寓。余乃令顧僕以石樹往視之，相與抵掌為異。已而往謝太史之賜，太史亦為索觀，遂從禹錫處送往觀之。

二□六日 禹錫晨至寓，邀余移往其齋。

余感其意，從之。比至而知願歸，即同往晤，且與之別，知此後以服闋事，與太史俱有哭泣之哀，不復見客也。比出門，太史復令人詢靜聞名號寺名，蓋為靜聞作銘已完，將欲書以畀余也。更謂余，石樹甚奇，恐致遠不便，欲留之齋頭，以挹清風。余謂：「此石得天祿石渠之供甚幸，但餘石交不固何。」知願曰：「此正所謂石交也。」遂置石而別。余仍還劉館，作紀竟日。

晚還宿於俞。

既臥，太史以靜聞銘來賜，謂明日五鼓祭先，不敢與外事也。

二□七日 余再還劉館，移所未盡移者。並以銀五錢畀禹錫，買雞羹六斤。濕甚，禹錫為再蒸之，縫袋以貯焉。乃為余定往順寧夫。

二□八日 夫至欲行，禹錫固留，乃坐禹錫齋頭閱《還魂記》，竟日而盡。晚酌遂醉。夜大雨。

二□九日 晨，雨時作時止。待飯待夫，久之乃別禹錫。適馬元真、閃太史亦來送。

遂出南門，從大道南二里，至夾路村居之街，遂分路由東岐，當平塢中南行，西與沙河之道相望。五里，過神濟橋。其南居廬連互，是為諸葛營，諸葛之祠在焉，東向，頗小。又南為東嶽廟，頗巨，亦東向。又南五里，為大樹墩，亦多居廬，村之北有小溪東南流，村之南有小溪東北流，合於村之東而東去，此兩流即臥獅窩之水也。又南三里，有水自西沿南坡而東，此乃坳子鋪東注之水，小石橋跨其上。越橋南上坡，路分為三：一西南向大山之麓，一東南為石甸、姚關之道，一直東為養邑道。於是直東行坡上。三里，有小溪自南而北，此亦自西南而來，至此北注而入於東溪，同東向落水坑者，其源當出於冷水管。於是下越一木橋，復東上坡，坡北有村倚之，其地為三條溝。由坡東東南下而復上，三里，越一岡，有兩三家當岡頭，是為胡家坡。越岡而東，三里又下，有水自南而北，南塢稍開，下盤為田，有數家倚南岡，是為阿今。過阿今，復東上三里，其南塢水遂分東西下。又東五里，乃飯。又三里稍下，為養邑。

南有塢盤而為田，北正對筆架山之南垂，有數家當塢。日才下午，而前無止處，遂宿。

三□日 店婦雞鳴起炊，平明余起而飯，出店東南行。

稍下，渡南來小溪，即上坡東逾南轉，即養邑東環之支也。

有公館當坡，西瞰壑中，田廬歷歷。車逾坡而下，又涉一小塢而東上坡，遂行岡頭，共五里。路分二岐：一東南者，為西邑道；一西北者，為山河壩道。先是問道，多言由西邑逾芭蕉嶺達亦登，有熱水從石盤中溢出，其處有大道通順寧。余欲從之，而養邑店主言，往西邑路近，而山溪無橋，今雨後無橋，水漲難渡；當折而北，由山河壩渡其下流，仍由枯柯而達亦登為便。至是，見同行者俱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壩，余亦從之。

遂西北兩涉小塢，二里餘，升坡而東，遂循永昌溪南崖行。溪嵌崖底，止見北崖削壁下嵌，而猶不見水。又東二里稍下，見水嵌崖底如一線，遂東見其門對東如削，門外環嶠盤錯，溪流曲折其中，有村倚北崖之東，即落水寨也。其南崖之夾溪為川者，東突如踞獅，水從其北出，路從其南下。

半里，遂由獅腋下降，路甚逼仄，半里，抵獅麓。又東半里，一溪自南塢來，有壩堰其上流，有橋跨其下流。度橋東行田墾

間，泞甚。一里，登塢東岡南行。一里，見塢西有瀑掛西崖，歷兩層而下，注塢中南來之溪。路隔對之，東向入峽，兩大至。二里，逾嶺頭，有路西南來合，山頭坑窪旁錯，亂水交流。又東三里，再度坑坳，盤而東北行。其下有坑，破石搜崖，亦突而北注。隨之一里餘，乃東下越其流。又東北上半里，見東塢又有小水自東而西向，與南來之溪合於北崖下。

北崖純石聳起，其上樹木蔥鬱，而下則有穴，伏而暗墜，二水之所從入也。又東向上嶺，半里，逾其脊。行嶺頭半里，始見東塢有田下盤，其東復有山夾之。路從嶺上轉而南行，一里餘而下。下半里，其塢自南而北，水亦經之。度橋溯流而南，二里，南塢稍開，是為五馬。其西南壑中居廬頗多，東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。坡南有一坑，自東峽出，有小水從其中注西南壑。下坑，涉其水之南，溯之東上。里餘，隨峽南轉，而坑中水遂窮，有脊自東而西。度脊南，復墜坑而下，從脊東行，轉坑東之崖。

其下亦嵌而成壑，壑中亦有人家，隱於深崖重簷之間，但聞雞鳴春響而已。東坑既盡，從其上涉塢升岡，見岡南一峰特聳而卓立，白霧偏籠其半，乃東來脊上石峰之層起者。

由其北穿坳而東，共二里而抵坳中之脊。

有巨石當脊而中踞，其高及丈，大亦如之，其上有孔，大及尺，深亦如之，中貯水及其半，不涸不盈，正與哀牢金井之孔相似。踞大石而飯。土人即名此嶺為大石頭。

從石東下塢中，道分為二：一由東向逾岡者，為大道，稍迂而達大臘彝；一由東南下峽者，為捷道，稍近而抵小臘彝。

此皆枯柯屬寨也。

乃由峽中下，於是石崖南突，叢簷交縈，北嵌為峽，南聳為崖。二里，行南岡之上。又二里，盤岡嘴而南，其東峽中，平墜南繞。蓋由此嘴東墜，其下皆削崖，故路又分為二：一由崖下循崖根南轉，一由崖上躡崖端南曲。

乃從崖端南逾石隙而下，一里，仍隨南坡東轉。還瞰所逾之崖，壁立下嵌，其下盤為深塢，崖根有泉淙淙出穴間，小路之下盤者因之；遙望北崖山岡，排闥東出，大道之東陟者因之。

余平行南岡，又東一里，下盤之小路逾岡來合。

又東一里餘，南岡復東突，路下其北腋間。復盤塢東上半里，登東岡之南坡，始東見枯柯之川，與東山相夾，而未見其西底。又西南見嶺頭一峰，兀突插雲霧中，如大士之披絡而坐者，閃爍出沒，亭亭獨上，乃南來脊上之峰，不知其為何名也。又東一里，復轉岡之北坡，東下一里，有四五家倚岡而居，是為小臘彝。

眾欲下坡問亦登道，土人行者皆言下坡至江橋不可止宿，亦無居停之家，循江而南至亦登，且五六里，時已不及，而途無可宿，必止於是。時才過午，遂偕止而止。幸主人楊姓者，知江流之源委，道路之曲折，詢之無不實，且知溢盤溫泉。

不在亦登而在雞飛。乃止而作紀，抵暮而臥。

永昌志略

漢永昌郡，元為大理金齒等處宣撫司，總管置司治於永昌，後改為宣慰使司都元帥府。洪武五年平雲南，前永昌萬戶阿鳳率其眾詣指揮王貞降附，仍置永昌府，立金齒衛。

六年六月，麓川彝叛，屠其城。二年，省府，改金齒衛為金齒軍民指揮使司。

於是遂名金齒，不名永昌，而實非金齒之地，如瀾滄江在永昌，而瀾滄衛在北勝，各不相蒙。蓋國初立衛，經理皆出武臣，故多名實悖戾耳。

景泰中設鎮守，弘治二年設金騰道。

嘉靖元年巡撫何孟春、

巡按御史陳察。

疏革鎮守，設永昌府，立保山縣，改金齒指揮使司為永昌衛府，領州縣二，仍統潞江安撫司、鳳溪、施甸二長官司。

保山編戶里。又城北彝民曰「喧」，共五；城南彝民曰「寨」，共八。

洪武三年，改騰衝守禦千戶所隸金齒司。正統四年，升為騰衝軍民指揮使司，與金齒並。嘉靖二年，復置州，隸永昌府，改指揮使司為騰衝衛，州名騰越。

永平，即東漢之博南縣。洪武初隸永昌府。

三年，改府為金齒指揮司，屬指揮司管轄。

嘉靖二年，復府，仍屬府。

潞江安撫司，在城西南一百三十五里。

鳳溪長官司，在城東二十五里。施甸長官司，在城南一百里。

近騰諸彝說略

騰越密邇諸彝，實滇西藩屏。而滇境大勢，北近吐蕃，南皆彝緬，郡邑所置，介於其間，不過以聲教羈縻而已。正統以來，經略南彝者，設宣慰司六，御彝府二，宣撫司三，州四，安撫司一，長官司二。如孟養阻負於西，最為荒僻，而緬甸、八百、老撾，地勢瀕海，木邦、車裡、孟密，又在其內，業非羈縻所可制馭，而近聽約束者，惟南甸、乾崖、隴川而已。數年頻為緬患，如刁落參以南甸近彝，奪刁落寧之官，尚構緬內訌，為兵備胡公心忠所殲；岳鳳父子以隴川舍目謀主多思順之地，造逆犯順，為參將劉綎所擒，邊境賴以安。其後阿瓦日強，蠶食日多。幸撫彝同知漆文昌、知州余懋學，請大司馬陳公用賓檄暹羅以弱緬，而騰獲稍康。迨思正就戮，瓦酋猖獗，命思華據迤西，思禮據木邦，思綿據蠻莫，而內地漸為逆緬所竊。至若多俺席麓川之舊，附緬而叛天朝，參將胡顯忠平之。多安民藉安酋、瓦酋之援，負固以拒天兵，兵備黃公文炳、參將董獻策取之，騰之獲存者，幸也！目今瓦酋梟悍稱雄，諸彝悉聽號召，倘經略失馭，其造亂者，尤有甚於昔也。為騰計者慎之，外芒市雖屬府，近於猛穩為木邦轄，藏賊劫掠，騰境不安，所恃放廷臣防禦之，而反罹其害。自後當重其責以弭變，庶於騰少安云。